

当小说成为片场

——尤里·波利亚科夫《石膏号手》的跨媒介写作实验

□孙雪森

在俄罗斯当代文坛，尤里·波利亚科夫是一位身兼数职的知名作家。他曾担任俄罗斯《文学报》主编多年，也是作家、诗人、编剧、政论家、电影导演。这种多重身份带来的独特视野，在他耗时五年（2008—2013）完成的长篇小说《石膏号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他称为“不是三部曲，而是一本分为三部分的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文学与电影相互嵌套、虚实难辨的奇妙文本空间。

故事始于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电话：三流作家科卡托夫，因其早期创作的自传小说《石膏号手》被电影导演扎雷宁选中，受邀前往“老战士文化宫”疗养院商讨改编为同名电影的相关事宜。以此为主线，作家将小说创作、电影筹备、剧本修改、艺术争论、奇闻逸事等嵌套其中，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形成双向互动、彼此映照的跨媒介对话。作家波利亚科夫长期游走于文学叙事与影像叙事之间，深谙文字与镜头两种艺术媒介的表达逻辑，这种创作经历直接催生了《石膏号手》的独特叙事体系：以文学为容器，承载电影的叙事思维；以电影为内核，重构文学的叙事维度。

“元电影”写作策略是《石膏号手》中极为突出的特征。学界通常将“关于电影的电影”定义为元电影，《石膏号手》中的“元电影”，是文学文本运用的一种“电影思维”，是以“如何拍电影”为内容，以电影为媒介反思写作的艺术手法，将这影像艺术的自反性策略移植到文学文本中，形成文学语境下的元电影书写。小说全程围绕如何拍摄《石膏号手》这部电影展开，大篇幅铺陈剧情研讨、演员遴选、场景设计等电影创作细节，原著小说被改编得面目全非。这种以文字模拟电影的叙事，对电影创作全过程的文学复刻，让小说本身成为一部“用文字拍摄的电影”。

波利亚科夫并未止步于书写“拍电影”这件事，而是将电影思维直接注入了充满了镜头感的文学叙事：三本书均由电

话铃声开启叙述，视角由远及近扫过办公室的铭牌，人物出场自带特写与全景切换……这种电影化的描写，让文字的阅读带上了观影的既视感。更重要的是，小说中大量章节都在事无巨细地讨论镜头、表演、背景音乐等，用文字搭建起电影与文学的对话桥梁，在虚构与现实、艺术与历史的交织中，完成了对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变迁、艺术困境、个体命运的深刻书写。

导演扎雷宁被赋予了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式的艺术灵魂与悲剧命运：他曾被视为苏联影坛的天才，处女作却惨遭封杀，本人被送入精神病院，余生只能在“模拟拍电影”的幻想中追寻艺术价值。扎雷宁的经历，致敬与影射了费里尼《八部半》中导演的创作危机与精神困境，二者形成跨时空、跨媒介的互文呼应。波利亚科夫借扎雷宁之口，探讨了艺术理想，也揭露了政治语境、市场逻辑对艺术创作的裹挟，反思了当代艺术的生存状态。

与此同时，元小说与互文性成为跨媒介叙事的重要支撑，与元电影形成三位一体的艺术结构。作为“小说中的小说”，《石膏号手》详细描述科卡托夫的创作心路、小说修改过程、出版困境，甚至直接引用《石膏号手》的文本片段，不断暴露作家科卡托夫构思、写作、投稿的琐碎日常，以及他与导演扎雷宁就剧本细节无休止的争吵与妥协，使读者直面文学创作的台前幕后，在“看戏”的同时，也成为了“创作”的参与者。

而互文性则打通了不同文本之间、文学与电影的壁垒。小说中嵌套的故事《在底层》《黑龙之吻》形成跨体裁的互文，指涉当下的社会现实；而扎雷宁则与意大利名导演费里尼及其影片《八部半》中的导演形象，构成了跨时空的对话。“老战士文化宫”疗养院直指俄罗斯作家城“别列捷尔金诺”的现实原型；扎雷宁的形象，又与苏联导演戈沃卢辛形成现实互文。甚

至那位在文学与影视圈挣扎求生的科卡托夫身上，也投射了波利亚科夫自身的一些体验与困惑。多重文本的交织，实现了对文学与电影、艺术与现实困境的深度叩问。跨媒介叙事不再局限于形式层面，更成为折射历史变迁、描摹世态人心的多棱镜。

波利亚科夫在《石膏号手》中构建的世界，本质上是对媒体时代文艺创作的一次先锋探索。在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不断重塑文艺形态的当下，这种创作打破了小说与电影的边界，让文字成为银幕，让阅读变成观影，既保留了文学的思想深度，又吸纳了电影的视听思维与自反性特质，让文字拥有了镜



头的画面感、蒙太奇的跳跃性与元叙事的思辨性。他没有将电影视为文学的附属改编品，而是让两种媒介平等对话、相互解构，拓展了小说的叙事边界与解读空间。波利亚科夫的创作实验，不仅是其个人创作的突破，更代表了当代严肃文学应对媒介变革的积极姿态。在影像文化日益占据主流的今天，文学不再固守文字的单一疆域，而是主动与电影、戏剧等媒介融合，以跨媒介叙事焕发新的生命力，实现艺术表达的互补与升华，为当代文学的叙事革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与极具价值的创作启示。

（作者系河南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的文学之都

□李琦

斯洛文尼亚位于欧洲中南部，巴尔干半岛西北端，西接意大利，北邻奥地利和匈牙利，东部和南部同克罗地亚接壤，西南濒临亚得里亚海。首都卢布尔雅那是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024年国庆假期，我踏上了前往斯洛文尼亚的旅行。坦白说，出发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并不多，我只是看着欧洲版图，挑了一个自己尚未涉足的国度。等我坐在卢布尔雅那的咖啡馆休息的时候，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介绍这座城市文章，作者名叫柏琳，我又发现这篇文章收录在她新出版的图书《边界的诱惑》中。回到巴黎没几天，新书榜上出现了另一本相似题材的图书——刘子超的《血与蜜之地》。这两本书都聚焦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等几个国家。它们补充了我对这片土地的认识。

2010年，卢布尔雅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文学之都”。斯洛文尼亚有58家综合图书馆、274家地方图书馆和13座流动图书馆，全国20%以上的人口都是综合图书馆的会员。斯洛文尼亚还是世界上每百万居民出版图书数量第二多的国家。这里的城市街道、学校、图书馆和活动中心多以斯洛文尼亚历史和名人来命名。斯洛文尼亚书展作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文化活动，每年都能吸引众多出版商出席。每年8月举办的诗歌美酒节将诗词与酿酒艺术结合在一起，堪称国际上最盛大的诗歌活动之一。还有每年9月的维莱尼察国际文学节，在文学节举办的几个场地中，最独特的莫过于维莱尼察溶洞，每年的文学奖颁奖典礼都会选择在这里举行。

刚到卢布尔雅那，我报名了一个当地的导览活动，按照我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一般是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导游带着大家参观城市重要地标，同时配合讲解一些历史和人文知识，走过的路线通常都是“浓缩的精华”。我根据报名通知来到约定的地点，发现导游身旁还放着一辆手推购物车，袋子里装得满满当当。导游名叫敏卡，斯洛文尼亚人，一名50多岁的中年女性，她指了指手推车，说在接下来的行程里她会时不时分享一些斯洛文尼亚当地特产，至于是什么，她先卖了个关子。接下来的行程里，我们一路跟着敏卡，从三重桥到普列舍仁广场，从三水喷泉到龙桥……贴心的敏卡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张城市美食指南，活动结束后，我按图索骥，又探索了一些特色店铺。在我看来，食物既是个体旅行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了解国家文化的重要渠道。

诗人普列舍仁的无花果糖

弗兰策·普列舍仁（1800—1849）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欧洲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普列舍仁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维也纳学习哲学和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卢布尔雅那的一家律所找到一个助理的职位。敏卡介绍说，普列舍仁所帮助的人都是些穷苦人家，所以他在这份律师工作中几乎赚不到什么钱，走在路上遇到孩子向他索要糖果时，他摸一摸空空的口袋，感到百般无奈。斯洛文尼亚有很多无花果树，普列舍仁就拜托乡下的朋友制作了很多无花果干，每次出门前往口袋里装上一些，方便回头分给孩子。一传十，十传百，孩子们纷纷叫他“无花果先生”。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一种包裹着无花果的巧克力糖被命名为普列舍仁无花果糖。

普列舍仁写了很多诗歌。他的《祝酒辞》中的第七节自1991年以来被确立为斯洛文尼亚的国歌。普列舍仁广场上竖立着他的雕像，就在圣方济会报喜教堂的斜对面。诗人的头顶上方是一个手持月桂树枝的女神。与普列舍仁雕塑遥遥相望的是远处建筑外墙的一个女性头像浮雕，她叫作尤莉亚·普利米奇，是普列舍仁所爱慕的对象。诗人最著名的作品《十四行诗集》由十四首诗组成，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正好是下一首诗的第一句，而且这十四首诗各自的第一句又可以组成一首新的十四行诗，这十四句每句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Primicovi Julji”，意为“致尤莉亚·普利米奇”，足见他对尤莉亚的喜爱之情。2月8日，也就是诗人去世的日子，被定为“普列舍仁日”，如今已成为斯洛文尼亚的国家文化节日。



普列舍仁的雕像

在诗人普列舍仁之后，出现了伊凡·坎卡尔（1876—1918），他被视作斯洛文尼亚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细致地描绘了斯洛文尼亚的社会面貌。1904年出生的斯雷奇科·科索维尔（1904—1926）有着“斯洛文尼亚的兰波”的美誉，他的生命只有短短22年，然而却创作了一千余首诗。1967年，诗集《整数26》出版，奠定了科索维尔先锋派诗人的地位。托马斯·萨拉蒙（1941—2014）是斯洛文尼亚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影响遍及世界。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卢布尔雅那精神分析学派，也称为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它是一个以位于卢布尔雅那的理论精神分析学会为中心的思想流派，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他的不少著作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

食物的礼赠与人文关怀

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坐大巴抵达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时，我已经饥肠辘辘，放好行李后，立刻赶到中央市场，在“我的斯洛文尼亚饺子”餐馆门前的桌边落座。我翻看菜单上的配图，有十多种口味选择，我决定点一个咸的和甜的试试看。等服务员把糕点端上来，我觉得与其称之为“饺子”，不如叫“花卷”更贴切，一层面点一层馅料，叠放排列得错落有致。斯洛文尼亚饺子的制作历史可以追溯至1589年，当时一位庄园的厨师记录了用龙蒿馅料烹制饺子的食谱。17世纪，它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节日菜肴，两个世纪后传到农村家庭，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吃到的食物。



托马斯·萨拉蒙，斯洛文尼亚当代杰出诗人

在斯洛文尼亚传统节日糕点中，波提察的地位可以拔得头筹，它是主人热情好客的象征。这种用发酵面团制成的卷状糕点起源于中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馅也不断推陈出新，有核桃、龙蒿、蜂蜜、奶酪、巧克力等等。波提察源自动词“poviti”，有“包裹”的意思，所以波提察可以理解成一种卷起来的糕点。我在网上找到了制作波提察的视频，面团擀成圆形饼皮后，铺上混合好的馅料，然后卷成一个长条，首尾相连变成一个圆环。普雷克穆列千层蛋糕最初来自斯洛文尼亚东部的省份普雷克穆列，其制作方法往往是一层用面粉、黄油和蛋液混合的面饼打底，然后盖上一层酥皮，开始放馅料，中间部分的不同颜色代表了不同原材料，每层馅料之后都会盖上一层酥皮并且刷一层油脂和奶油。铺完苹果馅后再重复加入这四种食材，以此确保口感的浓郁。

卢布尔雅那中央市场是斯洛文尼亚建筑师约热·普列舍仁的杰作。他生于1872年，早年曾在奥地利求学，1911年前往捷克布拉格任教，1920年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任命为修复布拉格城堡的首席建筑师，1921年，他回到故乡卢布尔雅那着手城市



卢布尔雅那景观



斯拉沃热·齐泽克，卢布尔雅那拉康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

重建。卢布尔雅那曾于1895年，发生地震，重建时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卢布尔雅那的街头有很多这样的建筑。国立大学图书馆、中央市场、三重桥、圣迈克尔教堂，卢布尔雅那城市里很多建筑都是出自普列舍仁之手。普列舍仁克之于卢布尔雅那，如同高迪之于巴塞罗那，因而卢布尔雅那也被称作“普列舍仁之城”。

心形姜饼是这个国家表达情意时最受欢迎的礼物之一。比起玫瑰，斯洛文尼亚的姑娘更愿意收到心形姜饼。姜饼上经常会刻着“love”（爱）的字样，要知道“Slovenia”（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国家名称里含有“love”的国家，而且在斯洛文尼亚语中，首都“Ljubljana”（卢布尔雅那）与“ljubljana”（爱）的发音非常相似，语言学家认为这纯属巧合，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首都的名字是从拉丁文“alluviana”（泛滥的河流）演变而来。但是人们更愿意赋予国家和城市的名称以与众不同的意义，而这份满怀爱意的人文关怀恰恰体现在城市的每处生活细节之中。

（作者系青年译者）